

# 楚国都城一再迁移 为什么只有“郢都”成为楚人的精神象征？

□ 郭歆



纪南城遗址。

提起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们大抵会联想到伟大诗人屈原。

“发郢都而去闾兮，招荒忽其焉极。”屈原这一首《九章·哀郢》唱尽了战乱中楚人的愤懑和悲伤。其中的“郢”就是楚国的都城。

但“郢”似乎不只是代表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更像是楚人对首都的一种称呼，或者说是楚人的精神首都。那么，楚国究竟有多少个“郢”呢？它们又分别位于何处呢？

历史上楚国到底有多少个首都，位置都在哪里，史学界说法不一。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楚国共有五个都城，最初在丹阳，位于江南太平宁国二府交界；首次迁都的“郢都”在湖北荆州府江陵县；之后迁往“都都”，位于湖北襄阳府故乐县；再迁“陈都”，处于河南陈州府淮宁县；最后迁至寿春，位于江南凤阳府寿州。另一位清代学者孙壁文还认为“丹阳”有两个，一个位于巴东县，一个位于枝江，所以“楚都有六”。而当代历史学家冯永轩则认为“楚都有十”，即丹阳、漳沮、郢、都、鄢、西阳、鄂、陈、巨阳、寿春。此外，冯永轩还认为“郢为楚国都城的通称，凡楚都皆可加上一个字”，即“郢”是楚国都城的通称，可加于所有楚都前。目前出土楚简中“栽郢”“蓝郢”“鄂郢”等大量记载，让楚都研究变得更为复杂，“郢”也因此成为楚文化研究的关键部分。

而根据最新研究结果，“郢”似乎更接近“王邑”之意，《越绝书》将“郢”解读为“楚王治处”。因此，有学者认为“郢”并非特定某地，而是“楚都”统称。也有观点认为“郢”源于“涅”，《楚居》记载楚都人口多，不得不靠“疆涅”即填湖的方式来扩展城区居住地。而“疆涅”原来有水，所以字从水作“涅”，填湖后成为陆地，就从“卩”，写作“郢”，来作为楚国都城的统称。

近年出土文献中也证实，“郢”是楚国王都的专用词，楚简或文献中与“郢”连称的地名，可解释为别都、重要城邑或楚王驻跸之地（驻跸之地是指皇帝或后妃出行时，途中暂停小住或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通行的地方）。因此，“郢”字与“楚国”紧密关联。对于怀有“念祖之情”的楚人而言，一提到“郢”，便会想起楚国的种种，所以这个字成为楚人的精神首都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楚国灭亡，分散各地的楚人也依然用“郢”来命名自己的居住地。

如此说来，那历史上的楚人为什么要频繁迁都呢？

“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半姓，居丹阳。”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考证探明了楚国的第一个首都在丹阳，但其具体位置却众说纷纭。关于古丹阳的位置，近代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如丹江源头、湖北省枝江、湖北省秭归县、湖北省南漳县、河南省淅川县等。而比较权威的说法，则是清代学者宋翔凤认定的丹淅说，他在《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一书中提到，周昭王时期楚人不断南迁，最终在丹江下游的“丹、淅之会”建立新都。近年来，考古学界也有出土文物对这一说法提供了佐证。然而，丹阳只是楚国的第一个首都，在这之后，楚人是何时迁都到“郢”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史书的记载并不明确。关于“楚始都郢”的时间，文献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世本·世居篇》和《春秋释例》中所记载的楚武王始都郢，《世本·世居篇》载“武王徙郢”；《春秋释例》载“武王居郢”；另一种是《史记·楚世家》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楚文王始都郢。《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贲立，始都郢”；《汉书·地理志》载“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

也就是说，到底是楚武王还是楚文王迁都到郢，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争议极大的话题。有学者认为郢就是丹阳，因为楚武王称王改制的措施之一就是将都城称为“郢”；也有学者认为楚武王时期已经开始迁都，直到文王时期才彻底完成，所以是楚文王迁都至“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历史书籍对楚国迁都的时间和具体位置记载混乱，《左传》《世本》《史记》《汉书》中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幸运的是，通过对现代考古学出土的大量文物的考证，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从春秋初年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楚郢都的位置位于今纪南城，即湖北省荆州市一带。这是“郢”最初的位置，是楚国发展壮大的起点。

至于楚国为何要迁都到这里，一般认为是由于楚国崛起后对中原诸国采取守势，对南方诸部落采取攻势，楚人借周天子之命镇压夷越各族，先后灭掉贰、谷、绞、弦、黄、英、蒋、通、柏、房、轸、麇等国，大力拓展疆土，使楚国的疆域扩展到千里之外。为了更好地控制江汉地区，

将首都迁至更符合其政治需求的郢，也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郢能够作为楚都400多年，也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战略决策。

随着楚国日益强大，楚人的野心也逐渐膨胀，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楚成王时期，在令尹子文治理下，楚国更加强盛。楚成王广施仁德，与诸侯修好结盟，还派人向周天子进贡。周天子赏赐他祭肉，并嘱咐他：“镇守南方，平定夷越各族的动乱，不要侵犯中原各国。”之后，楚人进一步向南方发展，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然而，不久后楚国与齐国产生矛盾，双方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较量。在这场大博弈中，楚成王与齐桓公多次发生冲突，最终楚国后来居上，在齐桓公死后赢得了胜利。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企图称霸，楚成王讨伐作逆不肖的宋襄公。楚军在泓水与宋军交战，射伤了企图称霸的宋襄公，击败宋军。宋襄公在此战中受伤而死，楚国军队威名大震。自此，楚国已具备与中原诸国抗衡的实力。

随着楚国实力的逐渐增强，其首都郢的发展也日益繁荣。郢不仅是楚国的政治中心，还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正如桓谭在《新论》中所记载：

“楚之郢都，车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

这短短二十几个字，便描绘出了郢都的繁华景象。20世纪50年代后期，纪南城遗址被发现。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楚国郢都的原貌逐渐被还原。根据考古成果，纪南城的规模在古代堪称大型繁华都市。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东周王城、鲁国都城、秦都雍、晋都绛，仅略小于齐都临淄、燕下都、赵都邯郸。

一些学者认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齐、燕、韩、赵等国的都城遗址规模，实际上是在楚国兴建都城之后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楚郢都才是春秋时期楚国和各诸侯国中规模最大的都城。郢都的人口数量，目前尚无史书有详细记载，但根据学术界的推断，郢都兴盛时期的人口至少在30万以上。

同时，楚人重视商业，郢都也是当时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得益于郢都附近发达的水系，无数来自南北各地的商品都在郢都汇集，然后运往各地。《墨子·贵义》中记载，各国各地的商人来到楚国，在楚国的大道上贩卖货物，以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著名的郢君启节铭文中所记载的郢君府商水路和陆路的终点站都是郢都，由此可见郢都商业贸易的繁荣。此外，《左传》和《庄子》中也都记载郢都城城内商贾云集，店铺众多。由于商业发达，楚国还出现了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的黄金货币。

此外，大量诸子百家的竹简在遗址中不断出土，这表明作为楚国的文化中心，郢都的文化氛围必定十分浓厚，诸家学说并存，相互争鸣，其活跃程度想必不逊于齐国的“稷下学宫”。同时，如此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反映出郢都教育的发达，因此称郢都是我国先秦时期南方文化的中心也不为过。

郢都，这座拥有辉煌历史的都城，无疑给所有楚人留下了极深的精神印记，以至于楚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第一时间就会自豪地以“郢”来指代。

然而，世事无常，随着楚国和晋国矛盾的升级，引发了晋楚争霸，两国发生多次大战。晋国为了打击楚国，决定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与南方新兴的吴国结盟，使楚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周王的大臣参加了中原十八国诸侯在召陵的会盟，准备攻打楚国。而原属楚国的蔡、唐两国也自愿协助吴国攻打。孙武等人认为楚国已被完全孤立，实力也大大削弱，吴国于是与蔡、唐两国联合进攻，发动了“涉淮逾郢，越千里而战”的战略决战。吴楚之战决战开始后，吴军首先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一带）击败了

楚军主力，然后尾随追击，五战五胜，仅用10天就攻入了楚都郢都。这是郢都第一次被攻破，史书记载，吴军进入郢都后，纪律松弛，“君臣各分居于楚君臣之宫，各妻楚君臣之妻”。同时，吴军还焚毁了楚国的宗庙，搬走了楚国的宝器和典籍，使曾经繁荣一时的郢都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不过，吴军最终也未能笑到最后。很快，楚大夫申包胥前往秦国求救，秦国起初并未应允。但包胥站在秦王殿上，昼夜痛哭，七天七夜哀声不绝。秦哀公可怜他，说：

“楚王虽残暴，但有像这样的臣子，怎能不保存楚国呢？”

于是派遣大夫子蒲、子虎率战车五百辆援救楚国。在沂邑（今河南正阳县境）大败吴王弟夫概的军队。秦、楚联军灭掉了唐国（在今湖北随县西北唐城镇）。吴军在雍击败了楚国反攻的军队，而后秦军又击败吴军。吴军退守麇地（今湖北安陆）。楚将蒋延率领柏举的散兵，与楚国大夫子西在军祥（今湖北随县西）一同击溃了吴军。这年夏天，越国趁吴军在楚国，国内空虚的时机，发兵入侵吴国。吴王阖庐之弟夫概在沂邑战败后率军回国，自立为王。

吴王阖庐闻国内发生变故，率领大军向东撤退，在公婿之谿被秦、楚联军击败。这一场大战使楚国损失惨重，仅都城郢都的景象便是：城外白骨如麻，城中宫阙半已残毁。后来，楚国立志报仇，出兵讨伐吴国，却被吴太子击败。与此同时，楚大夫子期率领讨伐吴国的陆军也在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北）被吴军打败。于是，楚国上下震动，君臣惶恐。为了躲避吴军的锋芒，楚昭王不得不将都城迁往郢都，即今天湖北宜城东南部一带。迁都后，新都仍然被称为郢，以表示不忘旧都。这里作为楚国的都城，又发展了200多年。

不过经过此一变，楚国的实力大为削弱，此后历代楚君虽试图重振雄风，但楚国周边的战略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秦国的崛起已势不可挡。尤其是楚怀王在位的二十余年间，楚国对外战争连吃败仗，而楚怀王伐秦战争的失败，更是对楚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汉中要地的失守，让楚国北部重镇宛（即中）失去天险，首都郢都也岌岌可危。很快秦再次伐楚，本就元气大伤的楚国经过数次大战后，就连楚怀王也客死于秦，楚国自此一蹶不振。继任的楚顷襄王又昏聩无能，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率军数万沿汉江东下，攻取沿岸重镇，夺取汉水流域丰饶的粮草以补给军需，出其不意地攻入了楚境。攻克邓、郢城后，白起休整部队，补充兵员和物资，并于次年再次进攻，一举攻占楚国都城。据记载，白起此次做得比吴军更为彻底，不仅捣毁楚国宗庙，焚烧楚国先王陵墓，屠杀当地百姓，还在故址东南处修建城池设置郡县，称为郢城，彻底断了楚国的根基。随着都城再次被攻陷，楚顷襄王不得不退守陈地（今河南淮阳一带）重建首都。

然而，历史已不再给楚国更多机会。在秦国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下，楚国不得不频繁迁都。公元前253年，在秦国的威胁下，楚考烈王从陈地迁都到巨阳（今安徽阜阳一带）。仅仅10多年后，公元前241年，为了继续躲避秦军锋芒，楚考烈王又将都城从巨阳迁都到寿春，即今安徽寿县一带。这是楚国最后的都城，但也未能逃脱秦军的魔爪。公元前223年，寿春被秦军攻破，楚国正式灭亡，楚人也纷纷四散流亡。

尽管楚国已不复存在，但“郢”作为楚国的象征，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楚人的心中。在无数楚人的诗词歌赋和口口相传中，“郢”仍旧是一个遥远而不朽的精神家园，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在昔日的楚国故土上，依然流传着无数关于“郢”的传说……

## 文史趣谈

# 为何『三包』仅存一首咏荆州之作

□ 余大中

唐代诗人包融与其子包何、包佶皆擅诗文，美名远播，时称“三包”。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分别为三人立传，盛赞包氏一门的高雅之风。笔者查阅《全唐诗》，其中收录包融诗八首、包何诗十九首、包佶诗三十八首，遗憾的是包融、包何均无咏荆州的佳作。所幸《全唐诗·卷二百零五》载有包佶的五言律诗《发襄阳后却寄公安人》，这算是唐代“三包”留给荆州的珍贵纪念。

包佶，字幼正，润州延陵县（今江苏丹阳）人，出身文学世家。其父包融是唐代著名诗人，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齐名，并称“吴中四士”。包佶于天宝六年（747年）进士及第，累迁谏议大夫。大历年间，任度支郎中，因依附宰相元载，后被贬岭南。唐德宗即位后，历任江州刺史，检校太常少卿、江淮汴东盐铁使等职。唐德宗流亡奉天后，他押送的八百万公款被陈少游截留。其后，他任刑部侍郎、检校秘书监，为官严正，所到之处皆有声誉。晚年因病辞官，贞元八年（792年）五月卒于故里。

包佶的诗作以应制诗、酬赠诗为主，风格清雅。包佶晚年曾任刑部侍郎、检校秘书监，需往返于长安与江南之间。这首五言律诗《发襄阳后却寄公安人》作于大历末年（约779年）自荆楚返京途中，诗中融合了身世感慨与荆襄地域特色。

诗题中的襄阳，唐代曾是山南东道治所；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在唐代属荆州。贞观元年（627年），荆州属山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荆州属山南东道江陵府，设荆州大都督府，至德年间后置荆南节度使。上元元年（760年），朝廷以江陵为南都，改荆州为江陵府；次年罢都。由此可见，唐代荆州、公安与襄阳联系紧密。诗中“公安人”应指包佶在荆州的旧友，反映出他与荆楚士人的密切交往。

诗的首联“挥泪送回人，将书报所亲”，开篇便勾勒出离别场景：诗人含泪送别返程者，同时修书告知亲友近况。一个“挥泪”，生动展现出内心的愁苦与不舍。颔联“晚年多疾病，中路有风尘”，感慨自身晚年多病，旅途又饱经风霜，既写身体状况，亦暗喻心境的辛酸。颈联“王粲频微楚，君恩许入秦”，以王粲自比——王粲为东汉末年文人，曾多次辗转楚地，诗人借此表明自己亦久在楚地漂泊；如今得蒙君恩，获准赴秦地（常指京城一带），或意味着仕途有了新转机。尾联“还同星火去，马上别江春”，以“星火”形容行程急速，诗人如流星般匆匆离去，在马背上与江边春色作别，既强调行色匆匆，亦流露对故地春景的不舍。

总体而言，包佶的《发襄阳后却寄公安人》一诗语言简练，意境深远，情感真挚，展现了唐代文人的离愁别绪与对朝廷的赤诚，亦体现了其艺术才华与创作风格，堪称历代咏荆州之作之一。

## 三国故事⑮

# 铜铃岗的由来

□ 周扬帆

荆州城西北约12公里的地方，有座八岭山，山上有座铜铃岗，土色金黄，形状像马颈上的铜铃铛。古时候这里曾是蜀将关羽的马兵校场。

传说关羽镇守荆州以后，变得大意起来，日不练兵，夜不放哨。此事很快传到了军师诸葛亮耳朵里。

一天中午，关羽正在树荫下打瞌睡，一个士兵手持一根稻草绑着铜铃，来到他身边，轻声喊道：“将军，将军，你醒醒！”关羽睁开睡眼，上下打量一下这个陌生人，问：“你从何而来？”士兵说：“从西川而来。”关羽又问：“有何公事？”

士兵急忙跪下，双手捧上草绳铜铃，举过头，献到关羽面前，说：“军师特意派我来荆州，将铜铃送给您的赤兔马挂上。”

关羽接过金光闪闪稻草系着的铜铃，不觉哈哈大笑：“我的赤兔马南征北战，跑掉了多少铁链系着的铜铃，这草绳铜铃，哪经得住我的赤兔马一跑啊！”

第二天，关羽命令全体将士，各自练兵习武。周仓问：“将军，练兵练到何时止呀？”关羽信口说道：“到我的赤兔马跑落草绳铜铃为止。”周仓说：“稻草断，那不是一时片刻就练完了！”关公一上马，马就飞快地奔跑起来。叮铃、叮铃、叮铃……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关羽好生奇怪，我的马跑了三天三夜，草绳铜铃为什么没掉呢？心想：是我无能，还是赤兔马没用？他高挑卧蚕眉，圆睁丹凤眼，仔仔细细地查看马颈上系铃的稻草，用手搓了又搓，扯了又扯，原来稻草变成了铜链。

周仓指着铜链又问关羽：“还练不练呢？”关羽坚定地说：“练！我要马跑断铜链。”叮铃、叮铃、叮铃……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六天过去了。铜铃仍然没有掉，好像还越来越结实了。关羽第二次查看时，更叫他吃惊，铜链竟变成了金链。周仓指着金链问：“还练不练呢？”

关羽斩钉截铁地说：“练！我要跑断金链。”

又跑了三天，系铜铃的金链变成了铜链；又跑了三天，系铜铃的铜链变成了稻草链。周仓又问：“还练不练呢？”

关羽说：“练！练！练！不跑落铜铃，誓不罢休！”叮铃、叮铃、叮铃……

到第十天黎明，忽然轰的一声，系铜铃的稻草断了，铜铃落地变成了一座小山冈，从此人们叫它“铜铃冈”。后来，“铜铃冈”被喊成了铜铃岗。

二〇二五年第四十一期  
总第一百七十三期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149

## 翰墨荆楚③9

若言創法先違法

有道承師後遠師

若言創法先違法 有道承師后遠師  
黃文泉 书